

过门笺

■徐思梦

腊月廿七,爸爸开车带我回老屋过年了。

往年,我们一家总是在除夕那天才赶回去,基本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进家门。那时,爷爷奶奶多半已经在耳房里忙活着年夜饭,只等我们到家,一家人便围坐开席。

车还没有开进院子里,就看见二老已经站在门口,翘首以盼。我也没等车停稳,便直接下了车,大喊了一声“爷爷奶奶”。回应我的,是一连串熟悉的嘘寒问暖。见大人都去了耳房,我一时间也没什么可以帮忙,便顺手抓了一把瓜子,坐在台阶上慢慢嗑了起来。

风呼呼地吹着,去年贴的春联早已破旧褪色,被风掀起一角沙沙作响,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以前过年的老屋,春联、过门笺、镜子、门神贴、鞭炮,还有门下点着的四炷香是标配。今年提前几天回到老屋,我站起身

来,开始在院子里四处打量。目光一寸寸掠过那些熟悉的位置,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:要不,今年这些就由我帮忙来贴。

时间很快来到除夕当天,爷爷拿出新买来的春联,院子里时不时传来你一声“这边歪了”,我一声“再往右一点”的对话。慢慢找准位置后,接着用猪毛刷蘸着大瓷碗里自家做的糯米糊。奶奶怕我爬到高处摔着,便让我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,看着大人们忙活。直到爸爸贴完对联和横批,准备贴过门笺时,我才注意到今年的过门笺有些不一样了。

在所有过年的装饰中,只有过门笺不是从镇上买来的,是爷爷亲手雕刻的。这些过门笺并非年年新刻,而是爷爷几十年前留下的存货。年轻时,他曾向人学习这门手艺,学成之后,便自己动手雕刻。一部分留在家里过年用,另一部分拿到镇上去卖,贴补家用。注意到爸爸手里的过门笺与记忆中的不同,我忍不住问爷爷,为什么不再张贴他亲

手刻的那些,是不是以前做的全用完了?爷爷看了看那些工厂印刷的过门笺慢慢说道:“这金色的字好看,跟春联是配套的,我刻的和春联放在一起不好看。”听到这个答案,我心里有些难以接受。爸爸把印着金色字样的过门笺贴好,我站在一旁左看看、右瞧瞧,怎么看,还是觉得爷爷雕刻的那些最好看。

过了一会儿,爷爷从屋里拿出一个黑色木箱子,小心翼翼地打开,从里面取出一沓过门笺。看到它们的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过门笺原来是一种彩符,过去我一直以为过门笺只有红色。老屋门上的过门笺年复一年都是红色的,再加上过年大家讲究喜庆,我有这样的错误认知也并不奇怪。箱子过门笺不只有红色,还有蓝色、白色、黑色等多种颜色,一张张叠在一起。见我拿起白色和黑色的过门笺,爷爷解释说,白色和黑色不够喜庆。家里若是有了丧事,有的人家才会贴白色的春联和过门笺,以示悼念,所以这两种颜色的过门

笺,他通常是用来练习雕刻的,从不真正贴出来。

箱子里,除了各种颜色的过门笺,还有雕刻用到的板子、铅笔、刻刀等工具,它们看起来有些破旧,但都整齐地放着。爷爷雕刻的过门笺全是长方形的,大约一尺长、六寸宽。纸面中间有许多镂空的图案,字样大多寓意幸福美好,如“春”“福”“喜”之类的。除了文字,他还在四周刻上花卉、飞鸟,偶尔我也看到了龙凤的身影,都是非常传统的纹样。镂空的边缘都设计了边框,以保护中间的形状图案不破损。过门笺的最下方,被刻成菱形或网格的样式,样式很是讲究,看起来非常精致。

看着这些曾经张贴过的以及还未张贴的过门笺,我心中生出几分惋惜。可转头一想,爷爷一刀一刀刻出这些寓意吉祥美满的过门笺,也曾见证了这个家一步一步迈向美好的日子。

至于那些还未张贴的过门笺,我想,城市的家也是一个不错的好去处。

又见枇杷花开

■杨晓杰

前几日,我去祖父母的小卖铺与他们闲聊,路上,见着小卖铺后面的枇杷树开花了。

家中有三株枇杷树。一株种在家门前的篱笆院里,是二十多年前父亲栽种的。一株种在小卖铺后方的空地上,是十几年前父亲走后祖父种的。还有一株种在家后面的田里,是前些年我种的。

枇杷树在我的家乡是多见的。它结出的果子清甜又润肺,我自小就爱吃。这些年我开始写作后,每年都会写一篇关于枇杷的散文。写枇杷,一是怀念已经远去的父亲。二是念着枇杷的甜,苦涩的生活就会多一些甜蜜。

枇杷树的性格,在我看来是复杂而矛盾的。枇杷树开花极慢,是内敛的。十二月是含苞待放,只能隐隐看到白色的花尖,真正全然开放是在来年一月。兴许,是它前期的缓慢积蓄,致使它之后所凝结的果子才沁人心脾。

枇杷树的果子,却是急躁的。一摘下来,放不久,稍微一点碰撞就磕坏了。它很着急,像是迫不及待让人们享用它的滋味。

一花一草让人们记住,有许多原因。譬如,它们的形态、花香、果实。可更多的,我想应该是与这些花草树木所关联的人。好比,乡野间有太多的枇杷树,我只记得与家人有关的那几棵,却记不得其他成百上千棵。

年少时,好几回我咳嗽得厉害,父亲就用枇杷叶煮水,让我的咳嗽得到了缓解。我刚念大学时,父亲还在世。那年“五一”劳动节放假,家中的枇杷还没完全熟透,带着微微的酸,可父亲却要去摘了。他说:“晓杰难得放假回家,摘一些尝尝鲜。”父亲嘴上说是“摘一些”,我却见他站在树枝上,摘了许久,像是要把树梢那些最甜的都摘给我。

父亲是在我上大三年走的。他走后,摘枇杷的活就换成我和兄长来做了。我们头一回摘,不懂门路,母亲在旁指点,说父亲当年是怎么摘的。树是有脾气的,你依着枇杷树的性格来,来年还能长出沉甸甸的果子。若是把太多枝杈折断了,枇杷树就要起了性子,来年花开极少,果子自然稀稀落落了。

我看了眼枇杷树,遂走进了祖母的小卖铺,与她说起“枇杷树又开花了”。祖母转过头,望了望屋后的枇杷树。一朵朵枇杷花,呈黄白色,小巧玲珑,紧紧挨着,它们众花成簇,藏匿于硕大的绿叶之间。若不仔细瞧,难以被完全看见。

古人将枇杷花称作“隔岁花”,它从冬天一直开到早春。在冬天百花凋零之际,还能自由自在开花的树,总让人多留意几分。

以前,我总觉得“树是树、人是人”,日子过得久了,我便觉得“树也是人、人也是树”。父亲走了多年,他种的树还在那,年复一年守着老旧的篱笆院。篱笆早已开裂,枇杷树在时光与风雪中结下数个疤,可它每年依旧叶片茂盛。夏日里,树下是乘凉的好地方;冬日里,树下成了我观花、思考人生的地方。

都说“树不会说话”,可我觉得,树是会说话的,它的言语是细微的。在冬天一片萧瑟中,繁花朵朵,风裹挟着叶子的摩擦声,枇杷树像是告诉众人:“瞧,春又要来了。”

后来她决定认真活——读《维罗妮卡决定去死》有感

■沈伊帆

所有讲死亡的书,其实都在说如何生。《维罗妮卡决定去死》这本书很浪漫,越到后面越呈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浪漫。关于天堂的影像,玫瑰下的琴声,坐在中心广场的地上对饮,最后投入地死亡……只是没想到结局竟然是伊戈尔医生一场激进且充满争议的实验。女主角维罗妮卡是个合格的实验品,她有了生存的意识,而这丝丝对生的期待让原本欧·亨利式的结尾闪耀出人性的光辉。

“她谈不上幸福,也谈不上不幸福”,既不能继续向前,也不能转身回头。于是,Stuck,停滞不前,维罗妮卡的生命被卡住了,动不了了。因此,逃避成了最简单的出路。诚然,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人们几乎无法承受的天灾人祸,面对各种意外和压力,我们实在渺小,所以渴望平凡,向往安逸,按部就班的生活实在安稳又有序。在这样日复一日里,我们却渐渐忘记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。

我在当地一所还排得上名的大学读书,在一个听起来挺好就业的专业学习。那是在考试院报名通道截止前三分钟改的专业,通知书送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在想,接下来的四年甚至更久我都要陪着它了。高兴的父母让我好好珍惜眼下的专业,他们认为那些他们没能磨平的反骨和叛逆,竟被现实的巧合悄然抚平了。有时候我在燥热的夏日夜晚激进地想,这个过程像极了一个不规则三角形被迫进化为等边三角形。因为等边三角形可以无限多地拼接在一起,仿佛世界上最安全的事就是让自己消失在“多数”之中。我害怕失去生命张力,流于麻木,最终滑向停止思考、停止成长的危险状态。

可能很多人想不到,作者保罗·柯艾略在年轻时,曾三次被送进精神病院,甚至还有过三次牢狱之灾。抑郁、叛逆、疯狂,是他那时候的关键词。他在与自我斗争的那段时期,也曾质疑“发疯”的缘由与意义,并由此写成一部深刻的虚构小说——《维罗妮卡决定去死》。

但保罗·柯艾略并没有在书里告诉我们这一生到底应该怎么过,做一个善良、勇敢、坚强的人吗?并不是,作者只是讲了一群疯子和死亡。在疯人院,在这种地方,以往的束缚、偏见与世俗都不用考虑,反正都要死了,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性子去活吧。这个时候,维罗妮卡终于开始真正地活着。很讽刺但也很幸运,她在疯人院这个乌托邦里找回了自己。

保罗·柯艾略说:“做汨汨而出的泉水,不要做一潭死水。”维罗妮卡在死亡意识的激励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,她看起来是在自杀,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愈。如今回看当初的我,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定在三角形的框架下呢?我可以是三角形、菱形、圆形,是点线面所能构成的任何样子。

那时我也以为自己要过着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,可当我静下心来,认真审视这种可以高度预测的人生轨迹时,我才明白,稳定本身不是贬义词。即使如蛙,坐井观天,也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仰望——把脚步走不到的路竖起来,让目光像爬梯子一样,去抵达仰望的高度。

在黎明被守丑摇醒的维罗妮卡再次睁开眼时,她意识到天已经亮了,而上帝并没有把她带走。在这条平凡之路上,“每活一天都是一个奇迹”。

那一夜,大概是她此生睡过最踏实的一晚。



《星野梦马》
郭美铃

关于影子

■陶奕宸

走在路上,看着自己的影子被阳光拉扯得时短时长,突然想到一个问题: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影子了?记得上一次仔细端详我的影子,还是在六七岁时。我背着小书包和奶奶走去学校,看着影子和我一起前进。我动一步,影子也动一步;我忽然停下,影子也静止不动。就在这时,一个问题随着阳光一起照进了我的大脑:人是影子的主人,还是影子是人的主人?

在大多数人看来,影子是人类的附庸,或者说,是一切物体的附庸。一个物体,一束斜光,就能造出一个“影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影子和人类谁是主人,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——没有人,哪来的人影。诚然,一个影子对应着一个人,就像“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”,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

一样的人影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一个人也对应着一个影子。甚至,当人的生命功能完全停止时,影子依然存在。

就像今人时时担忧的“AI是否会取代人类”,影子会不会也在某一天向人们发起反抗呢?事实上,对于这个问题,鲁迅在百年前就已撰文讨论过。1924年,鲁迅写下《影的告别》一文,既探讨影子与人的主客体关系,又以此为隐喻,揭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矛盾处境。“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,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运行。”影子“远行”之后,人便没有了影子,而人失去了人影,还能算是完整的人吗?这个问题,或许跟“忒修斯之船”一样难以解答。在这篇散文诗里,影子的处境也是艰难的、矛盾的,一如作者鲁迅本人——“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,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”。强光会消灭影子,黑暗又会吞噬影子,唯有不多不

少的几缕阳光,才会让影子安然地存在。或许正因如此,鲁迅才会尽其一生揭露社会的阴暗,却又始终与左翼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
当然,除了物品在阳光照射下形成的阴影,“影子”还有许多引申义,比如古代社会中权贵们的替身。几年前,我曾看过张艺谋的一部电影,片名就叫《影》。它讲述了古代王侯将相“影子”(替身)的故事,以及围绕此展开的权谋纠纷和伦理困境。虽然影片上映后受到观众褒贬不一的评价,但我始终认为,这部片子的哲学意蕴是值得玩味的。在电影里,权臣子虞最终被自己的“影子”所杀,并且身份、地位皆被其取代。因此,影片引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:当“影子”从客体跃升为本体,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难题?究竟是“影子”离不开子虞(依附于其政治地位),还是子虞离不开“影子”(需要借助其年

轻强健的身体)?

在拍摄影视作品中的危险动作时,常常有替身顶替主角,以身犯险。他们也是“影”,藏在暗处,鲜为人知。他们的付出,同样值得我们尊敬。然而,看完一部动作电影,人们铭记于心的往往是英俊潇洒的男主和俏丽动人的女主,或是那些邪恶狡猾的反派,又会有多少人,真正关心那些隐于幕后、默默承担着最大风险的“影子”呢?

以此类推,勤勉的环卫工人、路上疾驰的外卖小哥、四处奔波的出租车司机……他们又何尝不是整座城市的“影子”?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这些人成了我们身边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他们每天在城市中穿梭,如影随形地出现在我们周围,却也像影子一样,反复地被我们忽视。我们是否要等到“不知道时候的时候”,当他们如鲁迅笔下的“影”那样与我们告别时,才惊觉他们的珍贵?

致己

然它经常被其他树叶指指点点,冠之以离经叛道之名,但我认为这是世界万光华所不能及的动人色彩。你是“生命的孤证”、自由无拘的灵魂!

我常常看着你于心灵长河静坐,问寻成长之题的最优解。你有时间向潺潺的流水掩面哭泣,走不出,看不破,懊悔于自己对人生之路的选择。但是我想说,名为成长的课题从来不会有什么最优解,你所坚定选择的道路,就是你向漫漫人生交出的最佳答案。在当代社会,我们个体往往会陷入一种情感的漩涡,觉得“当时我如果不这样做,而选择那样做,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会更好”,这种情绪的产生,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与生俱来的价值判断,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甚至毫无缘由地去美化那些未曾选择的道路。在萨特的哲学著作《存在与虚无》中他提到,人们自由的选择是很重的负担,因为他们必须承担自己所作每一个决定的必然后果,成为自己成长路上的唯一

责任人。这种名为人生选择的桎梏常常折磨着我们,让我们患得患失。

但同时,萨特亦提出了“积极选择”理论,面对未知与不可否认的虚无,像堂吉珂德般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已经选择好的道路冲锋,秉持“择一事,终一事”的信念,不失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。

我想你不应该困在过去和未来的双层忧虑中,相信自己过去的抉择并大胆向前走,时间会渐渐带走你对虚无和未知的恐惧,同时向你证明你选择道路的正确性。希望你相信:“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!”

你值得拥有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。我相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去选择自己长大后的职业社交环境,不被世俗所缚,像飞燕花般只为自己轰轰烈烈地绽放。你可以当现代社会的“山中高士”,像薜萝君般儒道互补,既可出世,亦可入世,识得了碎银当票,亦可扑蝶

■赵渠成

亲爱的你:

展信佳!

不知有多久我没有这样给你写过一封信,和你谈谈我的想法。或许是冬日的残荷,勾起了我似黛玉般顾影自怜、残荷听雨的情思,忽然让我想起了于迷雾中彷徨,或因人生规划而惘然,或因看不懂的人情世故而衣带渐宽、神情黯然。故而今日,我想对你讲讲我眼中的你,一个有着有趣灵魂的你,并解答一些隐藏在 you 心里的困惑。

你是我眼中最好的个体。若把世界上所有人都看作一片片常青藤叶,我觉得你是最与众不同的一片。你这片树叶上没有被时间所啃食的烙印,没有因为风吹雨打而失去色彩。你的树叶上依然有着多样的颜色,嫩绿之下蕴藏着热烈的红、宁静的蓝和明丽的黄。虽